

朝花夕拾

素色清欢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古人和大自然亲近，有感而发写下的诗句。古人的心灵与天时相互观照，能够感知到春夏秋冬的运转。如今，人们念起这些诗句时，仍能从中感悟时节变化，体味喜怒哀乐的情感。

让诗歌呼应春天、呼应时代

■ 蒙曼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歌拥有那么美丽的语言、那么美丽的音乐、那么美丽的节奏，可以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诗词大会》自2016年播出之后，不仅让人们认识了诗词多重之美，还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空间，有助于幸福生活的构建，也有助于人们的道德追求。

有人说：“《中国诗词大会》伴随了我的成长。”事实上，《中国诗词大会》也伴随着我们评委、伴随着选手、伴随着每一个观众的成长。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诗词大会》助推诗词文化发展从潺潺细流到汇入汪洋大河，满足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渴望和需要，见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社会。可以说，《中国诗词大会》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和诗歌结合，惊艳了世人，展示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落絮游丝

三月候，风吹雨洗一城花。”“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古人和大自然亲近，有感而发写下的诗句。古人的心灵与天时相互观照，能够感知到春夏秋冬的运转。如今，人们念起这些诗句时，仍能从中感悟时节变化，汲取古人智慧，体味喜怒哀乐的情感。

如果说二十四节气体现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是中国天人合一文化理念的体现，那么诗歌则凝结了中国人对情感的表达，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国诗词大会》关注人们耳熟能详的诗文里的中国人情感，激发人们向上向善之心。在“赏诗词之美、寻文化之根、铸民族之魂”的基本宗旨下，《2022中国诗词大会》以广阔的视野关注宏大主题，在“江山”“少年”“燃”“遇见”“稻香”“韵”“天地”“味道”“诚”“出发”十大主题中，展现诗词和时代的联系，融通古人和今人的情感，涵养家国情怀。

自播出以来，《中国诗词大会》以广泛的参与性、浓郁的文化性和鲜明的时代性，掀起“全家老小齐上阵，天南地北共此情”的诗词热潮。节目邀请了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登上舞台，关注他们对诗的感受、对美的热爱。

在《2022中国诗词大会》中，工作于海拔

1500多米的泰山之上的消防员，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严寒与艰辛。但当他遇见泰山上的摩崖石刻后，他爱上了诗词，在群山间感受乾坤之大，体悟古人哲思。来自中国救援山东搜救犬机动专业支队的队员，在与诗词为伴的日子里，在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并将对祖国的热爱，化为一次次守护人民安全的行动。

对古人而言，诗词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对现代人而言，诗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但诗是审美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苦闷的东西，但是人在苦闷之外，还有诗和远方。走进诗词深处，与一个个诗人对话，在诗词意境中，感受着辞藻之美、心境之美，唤醒心底最温暖的记忆。所以说，诗歌可以慰藉生活，温暖人生，应当成为现代人可以亲近的生活方式。

《中国诗词大会》就是展现平凡生活中的诗意人生，不但有助于更好地普及推广诗歌文化，更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中国诗词大会》一直在拨动我们的心弦，表达我们的情感，希望诗歌的种子播撒进千门万户，呼应着春天，呼应着时代。

如画



徐建军摄

玫瑰书评

《灵魂盘旋》的开场大戏，犹如平缓流淌的日常生活突然绝了堤，在其中沉浮的已成常态的各种生活琐屑，不由分说地奔涌至豁口，在你争我夺中好戏上演……

《冯玛丽的玫瑰花园》：狂放的文学之心

■ 吴玫

为小说集《冯玛丽的玫瑰花园》篇目选择事宜，我和作家樊健军互加了微信。他不像我喜欢在朋友圈嘚瑟自己的日常，但偶尔露出也多少让我看到了一个作家写作之外的生活状态。既然成了微信朋友，我们难免私聊几句，樊健军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与其作家的社会地位有些不对等的谦逊。谦逊的释义是谦虚恭谨，有谨慎的意思，于是我脑补了樊健军的日常，克己地过着按部就班的小城生活。

要么在习以为常中随波逐流，要么表面平静内心狂野，樊健军选择了后者，只是，他以小说创作来释放他狂野的内心活动，所以，由8篇小说组合而成的小说集《冯玛丽的玫瑰花园》，维度多元，层次丰满。

8篇小说包括《内流河》《后遗症生活》《镜子的禁忌》《梦游楼》《灵魂盘旋》《铁皮幻想史》《冯玛丽的玫瑰花园》和《追风筝的女人》，它们分别讲述了因孩子先天失聪导致夫妻失和的故事、因丢失一条宠物狗而鸡飞狗跳的家庭生活故事，不得已以非常手段赡养失智父亲的女人遇见特殊客人后发生的故事，乡野里一栋雕花楼里上演的故事、貌似洒脱其实内心苦闷的姑妈的故事，一群小镇文艺青年的魔幻成长故事，上有自有主张的母亲下有女儿丈夫远走他乡的中年女性的尴尬故事，以及一个女孩不肯因循父母乡邻的生活轨迹而特立独行的故事。8篇小说，没有一篇的题材是重叠的，所以，通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疑惑，是我对小城镇生活的认知出了偏差，还是樊健军为释放丰富的内心心世界而在虚构小城生活时加了码？如若若是后者，小说家樊健军无疑是名副其实的。

要从8篇小说中选出一篇狂野指数最高的，应该是《镜子的禁忌》。由女人的父亲、女人

和男人等三个主要角色结构起来的小说，因为女人的父亲是个失智老人，《镜子的禁忌》其实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二人转”。如此构思一篇小说，樊健军的《镜子的禁忌》不是第一篇，但是，让一个女人走投无路之际以出卖肉体来维持自己和失智父亲的生计，让一个男人在爱妻意外变成植物人后为维持体面的公众形象只好偷偷解决肉体欢愉，足见樊健军的虚构打破禁忌的力度！小说家尤嫌不够，竟然让男人在与女人偷欢的房间里竖起了一面大镜子。在小说的世界里，镜子的隐喻非常丰富，《镜子的禁忌》中的镜子也如此，不过，这面镜子最震撼读者的“隐喻”，是在平静如水的小城镇过着波澜不惊日子的樊健军，所贡献的虚构的能量。这个能量，将绝境中的男女困兽犹斗的状态表现到了极致，由此带给读者的冲击，像是被后来碎了一地的镜子刺破了灵魂一样，疼痛难忍。

阅读过程虽倍觉刺激，《镜子的禁忌》却不是8篇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一篇。

姑妈49岁那年的某一天，赚了大钱的姑父照例又在天涯海角寻花问柳，姑妈也像过去的大多数日子一样在家里约了一桌麻将。就在姑妈自摸到本城历史上第七副大牌“七姐妹”后问牌友讨要他们兜里的钞票时，屋外楼下有人高喊有姑妈的电话……

这就是小说集《冯玛丽的玫瑰花园》中我最喜欢的《灵魂盘旋》的开场大戏，犹如平缓流淌的日常生活突然绝了堤，在其中沉浮已成常态的各种生活琐屑，不由分说地奔涌至豁口，在你争我夺中好戏上演……就此以为《灵魂盘旋》会是一篇争奇斗艳的小说的读者，一定是忽略了开篇第一句话，“姑妈的晚年从姑父离世的那天开始”。以被姑妈领养的女儿小鳊鱼的口吻叙述的《灵魂盘旋》，其实只是想讲一个女人被丈夫甩出了夫唱妇随的生活轨道

后，是如何安顿好自己的身心又是如何凭一己之力平衡好与已相关人和事的故事。而让小鳊鱼站在姑妈进入晚年的节点来比对盛年姑妈和晚年姑妈，应和的是小说的篇名“灵魂盘旋”。

自摸到“七姐妹”后问牌友讨要“赌资”时的姑妈，非常跋扈；弟弟去世后为领养侄女与弟媳妇交锋时的姑妈，非常强势；得知自己那身在海外的儿子对待金钱和亲情态度的姑妈，非常决绝……那是被发财了的丈夫遗弃后一个女性自保的姿态，但跋扈过、强势过、决绝过的姑妈，终究有着一颗善良的靈魂盘旋在心里。所以，丈夫意外死亡后钱袋子迅速鼓胀起来的姑妈会那么不留痕迹地照顾周边的人们，领养小鳊鱼、善待保姆，不再为难小鳊鱼的生母，更不会像49岁那年在麻将桌旁当即就让牌友下不了台。

假如说，一次次地让小鳊鱼送钱给拉京胡的老头之举还夹杂着一丝丝私情的话，那么，几次冒充濒死之人的至爱无偿地将临终关怀送到病床边，则是樊健军写给姑妈的最惊人一笔。“您不能让别人生活在您的谎言中”，小鳊鱼以此为由想阻止姑妈继续那折损自己健康的举动，“我没有欺骗任何人。我只是欺骗了自己”，姑妈微弱但坚定的回复，更像是替自己忽而山脚忽而山顶的过山车般的人生，做了一次言语朴素但意味深长的小结。

无非是一个被婚姻欺骗的女人如何把控好自己继而学会做好自己的故事，我读过的类似故事，樊健军的《灵魂盘旋》不是第一个，但它依然是小说集《冯玛丽的玫瑰花园》中我最喜欢的一篇。为什么？一个被作家们写了又写的题材，经由樊健军汪洋恣肆地虚构，竟然能如此新意迭出。由此，也旁证了谦虚的樊健军，有着一颗多么狂放的文学之心。

■ 老九

在今年的北京冬奥会上，混血少女谷爱凌走进了万千中国家庭。她的夺金掠银，她的雪上英姿，她的学霸传奇，她的姣好容貌……无一不是美好的化身。她的成功原因有很多，其中颇为重要的一条，是她有一个好母亲。这个母亲不但自己优秀，还善于发现自己女儿的天赋，并将这种天赋开掘发挥到极致。

我想到的是，我们村里也曾有过“谷爱凌”，而且是一对姐妹。

我们村在湖北大冶的太婆尖方向，在离这个大冶第一高峰还有不近距离的地方，有一座马叫山，自然是比太婆尖矮了很多。这个矮山下的刘家村，就是我的家乡。

鄂东南的丘陵地带，村庄的格局大同小异，其中最普遍的是水塘与禾场均在村前。刘家村自然也如此。村前的水塘是一村人洗衣洗菜的场所，村人进出塘边过，倒影随形，也仿佛是临塘照镜。紧挨水塘的禾场就更有意思了，不但堆垒、脱粒、检阅一年四季的五谷收成，还是一村人的娱乐场所。夏天最热时，也是村里人集中露宿处。生性好动的孩子在竹床、门板、躺椅中穿梭疯闹，安静的孩子则在老人摇拍蒲扇间望夜空听牛郎织女的故事。夜深了，禾场上会隐隐响起各式鼾声和呓语。禾场边的水塘中，顽皮的鱼儿会“拨刺”一声跃出水面，于水面漾起粼粼波纹，渐渐淡隐。水塘与禾场中间的几棵乌桕树上，会有夜鸟轻鸣一声，又突然没有了下文，让乡村之夜重归万籁俱寂。

我所说的村中“谷爱凌”的故事，也发生在这禾场上。

这是一个收获的时节，姐妹俩在禾场上的“老虎罩子”技惊四座。“老虎罩子”是我们村里的土叫法，其实就是侧翻跟斗。在散发粮食清香的禾场上，粮食收进了仓库，平坦空旷的禾场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滚铁环、打圈子、斗鸡、跳房子是常见的项目。当一些天生运动能力强的男孩，在禾场上翻了几个跟斗，大家都放下手中的玩乐，过来围观。当篁和菊两姐妹翻腾起来后，那些厉害的男孩子都不好意思再翻了，明显技不如人。大家的喝彩更激起这对姐妹的兴致，从禾场的这边，吧啦吧啦连翻，一直翻到

禾场的那边。两人相视一眼，再吧啦吧啦一连串翻，又翻到禾场的这边。

篁和菊叉腰相视而笑。大家像看天外来客一样看着姐妹俩。似乎猛然发现，这对修长而瘦筋筋的姐妹，是地上长出的竹子。比起树木，竹子的壮硕硬朗明显不足，但韧性佳，弹性强。一棵树被扳歪，扳着扳着一声惨叫，咔嚓了；竹不同，扳倒贴地不吭气，一松手，呼地弹起，划一道绿风。

我说的村中“谷爱凌”，就是指的她们。

大家啧啧赞叹之际，她们的爸爸黑脸站在一旁。

这个人我叫我细靠哥，是按辈分叫。其本名靠地，依其兄靠天为“大靠”的训顺逐，村里人都称其“细靠哥”。他是村里早年的私塾先生。我不知他与我没有见过面的祖父关系如何，但我亲耳听见他称我奶奶总是恭敬的一句“先生娘子”，也就是今天的“师母”，猜想他与祖父交情不错。他平素温文尔雅，过年时节，正是在这个禾场上，光亮的秃脑门放异彩，鼻尖架一副副铜丝边老花镜，踌躇满志给村里人写大红对联。但今天，他没戴老花镜，手中无笔身旁缺纸。

篁和菊也是一时大意，只记得父亲温和慈祥的一面，两人来到父亲膝前，对视一眼，又一次翻到了禾场对面，再翻回来，呼着气地围到父亲身边，等候夸奖。但等到的是“啪啪”“啪啪”，双双两记留下指痕的耳光，烙印在她们脸上。怒斥：“女伢家家，膀儿撒撒，成何体统！”

整个禾场死一般寂靜……

好多年又好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那禾场上的耳光声。也记得过了好长时间，姐妹俩捂脸嘤嘤哭泣着跑开。细靠哥是村里的文化人，断不会有人怀疑他教女有失，而只是称道其教女有方。后来，他去世了，女儿们也出嫁了。他的几个女儿都挺有出息，外孙读书功课优异，这也成了村人缅怀细靠哥的凭据。

只是，今春，当我从冬奥会上看到天赋满满的健儿们英姿飒爽，以及由此而来的啧啧赞叹，我不觉想起了村口禾场上的那对姐妹，心里不是滋味。

我不知太婆尖和马叫山有无看到这禾场上的故事。我依稀记得，篁与菊姐妹俩哭泣跑开后，我抬头仰叹过。俯仰之间，见到场边乌桕树上，滴落了一串露珠，晶亮晶亮的。

心灵舒坊

铁道边的萨克斯声，听得最多的是《北国之春》，悠扬、略带伤感的乐声偶尔会和火车的隆隆声混在一起，飘向远方，给人一种长烟落日、天高地远的意味。

铁道边的萨克斯声

■ 简云

小区附近有一条铁道，似乎是京哈铁路，不时有火车隆隆驶过。铁道南北原本是大片荒地，后来北边荒地上建起了新小区，还竖起一堵约两百米的隔音墙，铁道与隔音墙之间的狭长地带种了树种了花，一条幽雅的小径蜿蜒其间，成了散步的好去处。

冬末春初，下午三四点尤其喜欢去铁道边的小径走走，南边依然无高楼，阳光肆意倾泻，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小径边的隔音墙下贴心地设了长排石凳，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石凳上，面对铁道，晒太阳聊天。偶尔也会遇见大妈大爷拿着手机旁若无人地练歌，更常见的是带孩子的老人，有的推着婴儿车慢慢悠悠地走在小径上，有的带着两三岁的孩子树下玩球、铲土，如果恰好有火车驶过，老人孩子便一起望向火车，孩子欢呼雀跃，老人神情淡定。铁道边的散步与嬉戏，似乎比寻常公园更有趣味，目送火车远去，可以让心飞一会儿，出离现实，与远方相连。

沿着小径一路往东，便有萨克斯乐声传来，东头带着白色廊柱的大凉亭，像是一个小型舞台，舞台的主角通常是四位老人，两位大爷一位大妈捧着萨克斯管，随着音乐节奏摇晃着身体，怡然自得地吹奏，另一位大爷则手握麦克风尽情高歌。歌曲当然是老歌，听得最多的是《北国之春》，悠扬、略带伤感的乐声偶尔会和火车的隆隆声混在一起，飘向远方，给人一种长烟落日、天高地远的意味。

每遇这一幕，总会放慢脚步，有时还会驻足欣赏。老人们衣着都很普通，甚至土气，却吹奏着十分洋气的乐器，虽然收到高音部分有点力不从心，但并不影响他们自我陶醉。一曲未了，歇一口气，继续下一曲，似乎每一个阳光的下午，都是他们的燃情时刻。

城市总有不同的空间，属于不同的人群，游乐场是孩子们的天地，酒吧、咖啡馆、电影院是中青年的聚集地，人们的生活半径则大多是家周围的几百米空间，要在日复一日的平淡时光中安放自己，便要把家门口的日子过得出点花样来，将余生的精力、爱好，或者一点儿小追求，小希望寄托于家庭和社区的某个角落，在某个时刻释放自我，铁道边的狭长空间似乎正是这样的地方，暗合了老人的心意。吹萨克斯管的老人组团为自己在这凉亭

营造了舞台，沉醉于音乐带来的快乐与抚慰，外加一点展示才艺的自豪；坐在石凳上聊天的老人或许暂时忘却了孤独，在与同龄人的交流中找到一点慰藉；带着孩子散步、玩乐的老人，享受的则是走出家门的短暂轻松与悠闲。

这样的场景在城市社区司空见惯，在小区附近的公园也时常见到独自拉二胡、打响鞭、甩陀螺的老人；冬天公园结冰的湖面上，还有不少老人带着孩子溜冰车，甚至有老两口一前一后坐在简易的冰车上，撑着滑竿，玩得十分嗨；夜幕降临更是热闹，各个广场舞团队纷纷登场，上演独具中国特色的中老年娱乐大戏。从前看到这样的情景，会觉得老人们未免有点闲，找乐子的动静实在有点大，随着年岁的增长，开始慢慢理解这种释放自我的方式，对久居家中的老人而言，生活太过安静，一天中有某个时刻出来放飞一下，闹点动静，一静一动，或许身心才能获得平衡，日子才显得充实。

怎样安放晚年岁月？老去之后还要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这样的问题年轻时无暇也无意好好去想，唯有在临近老年门槛时，才会认真对待。对大多数人而言，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能最大程度地赋予人生价值感，而职业生涯的结束，便是人生奋斗主题的终结，人生价值感的一大来源也随之中断，不得不重新寻找。活跃在铁道边的老人，似乎在用平凡无奇的行为为这种寻找提供注解，无论是吹萨克斯管、唱歌，还是辛勤带娃，都是在展示对于个人和家庭的价值。看到他们，我也会想起远在家乡的90多岁老父亲，他一直坚持写字、画画，当他的字画被挂在养老院的墙上供人欣赏时，他会开心地觉得自己还有用。这样的个人价值感追求和铁道边的老人应该是一样的，年轻时我们觉得无足轻重甚至不屑一顾的事，年老时却会成为人生的支撑，成为实现余生价值的途径。

岁月匆忙，晚年到来时，也许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人生价值。尽己所能，赋予生活充实的内容和充足的细节，玩乐器、唱歌跳舞、写字画画、运动旅游、倾力带娃，无论享受还是付出，只要能滋养人生，便是生命的价值所在，目之所及的老人们无意间演绎的正是让生命饱满、让人生充盈的动画画面。

的确，无论如何，让生命饱满就好。